

老舍：看看鲁迅全集的目录，大概就没人敢说这不是个渊博的人。可是渊博二字还不是对鲁迅先生的恰好赞同。矛盾：要冒这一切伟大的永久纪念的必得办到，由一个先决条件：学习鲁迅！郁达夫：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，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；虽有了伟大人物，而不知拥护、爱戴、崇拜的国家，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。

关注经典 一生珍藏

鲁迅小说集

独有这一件小事，却总是浮在我眼前，有时反更分明，教我惭愧，催我自新，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。

鲁迅/著，已经不止一两年了。但一面要做，一面又往回想，这足见我不是一个“立言”^①的人，因为从来不朽之笔，须传不朽之人，于是其人可传，文以人传——究竟谁靠谁传，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，而终于归结到传阿Q，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。然而要做这一篇速朽的文章，才下笔，便感到万分的困难了。第一是文章的名目。孔子曰，“名不正则言不顺”。这原是应该极注意的。传的名目很繁多：列传，自传，内传，外传，别传，家传，小传……，而可惜都不合。“列传”么，这一篇并非和许多阔人排在“正史”^②里；“自传”么，我又并非就是阿Q。说是“外传”么，内传在哪里呢？倘用“内传”，阿Q又决不是神仙。“别传”呢，阿Q实在未曾有大大总统上谕宣付国史馆修纂的资格。——虽说英国正史里并无“博徒列传”，而文豪迭更司^③也做过《博徒别传》这一部书，但文豪则可，在我辈却不可的。……“家传”，则我既不知与阿Q是否同宗，也未曾受他子孙的拜托；或“小传”，则阿Q又更无别的“大传”了。总而言之，这一篇也便是“自传”^④。但从我的文章着想，因为文体卑下，是“引车卖浆者流”所用的话^⑤，所以不敢僭称，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“所谓‘闲话’‘寓言’‘归正传’”这一句各话里，取出“正传”两个字来，作为名目，即使与古人所撰《书法正传》的“正传”字面上很相犯，也顾不得了。第二，立传的通例，开篇大抵是“某，字某，某地人也”，而我并不知道阿Q姓什么。有一回，他似乎是姓赵，但第二日便模糊了。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，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，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，便手舞足蹈的说，这于他也很光彩，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，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。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。那知道第二天，地保便叫阿Q到赵家家里去；太爷一见，满脸赧颜，喘道：“阿Q，你这浑小子！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？”阿Q不开口。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，抢进几步说：“你敢胡说！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？你姓赵么？”阿Q不开口，想往后退了；赵太爷跳过去，给了他一个嘴巴。“你怎么会姓赵！——你那里配姓赵！”阿Q并没有姓赵，只用右手摸着左颊，和地保退出去了；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，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。村里人都说阿Q这回倒楣了，自己丢脸打，他大约也未必姓赵，即使真姓赵，有赵太爷在这里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。此后便再没有人提起他的氏族来，所以他终于不知道阿Q究竟姓什么姓。第三，我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写的。他活着的时候，人都叫他阿Quei，死以后，便没有一个人再叫阿Quei了，那里还有“著之竹帛”的事。若论“著之竹帛”，这篇文章要算第一次，所以先遇着了这第一个难关。……仔细想想，阿Quei，阿桂还是阿奎呢？倘使他叫月亭，或者在八月间做过生日，那一定是阿桂了；而他既没有号——也有号，只是太爷不知道，——又未尝做过生日征文的帖子：写作阿桂，是武断的。又倘若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，那一定是阿贵了，因为他只是一个人。写作阿贵，也没有佐证的。其余音Quei的偏僻字样，更加凑不上了。先前，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^⑥先生，说科博雅如此，竟也茫然，但据结论说，是因为陈独秀办了《新青年》提倡洋字，所以国粹沦亡，无可查考了。我的最后的手段，只得托一个同乡查阿Q故事的案卷，八个月之后才有回信，说案卷里并无与阿Quei的声音相近的人。我虽不知道是真没有，还是没有查，然而也没有别的方法了。生怕这字母还未通行，只好用了“洋字”，照外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，略作阿Q。这近于盲从《新青年》，自己也很抱歉，但茂才公且不知，我还有什么好办法呢。第四，是阿Q的籍贯了。倘他姓赵，则据现在号称郡望的老例，可以照《百家姓》上的注解，说“陇西天水人也”，但可惜这姓是不甚可靠的，因此籍贯也就有些决不定。他虽然多住未庄，然而也常常跑到别处去，不能说是未庄人，即如说是“未庄人也”，也仍然有乖史法的。我所聊以自慰的，是还有一个“阿”字非常正确，绝无附加错误的缺点，倒可以就教于史家了。至于其余，却都非浅学所能穿凿，只希望有“历史癖与考据癖”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，将来或能寻出许多新证据，但是我这《阿Q正传》到那时却又怕早经消灭了。以上可以算是序。第二章 优胜记略阿Q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，连他先前的“行状”^⑦也渺茫。因为未庄的人们之于阿Q，只要他帮忙，就拿什么来玩笑，从来没有留心他的“行状”的。而阿Q自己也不说，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，间或瞪着眼睛道：“我们先前——比你阔的多啦！你算什么东西！”阿Q没有家，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；也没有固定的职业，只给人家做短工，割麦便割麦，舂米便舂米，撑船便撑船，工作略长久时，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，但一完就走了。所以，人们忙碌的时候，总还记起阿Q来，然而记起的是做工，并不是“行状”；一闲空，连阿Q都早忘却，更不必说“行状”了。但有一回，有一个老头子^⑧扬说：“阿Q真能做”！这时阿Q赤膊，懒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，别人总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，然而阿Q很喜欢。阿Q又很自尊，所有未庄的居民，全不在眼睛里，甚至对于两位“文童”^⑨也毫不放在心上的神情。夫文童者，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；赵太爷钱太爷受居民的尊敬，除有钱之外，就因为都是文童的爹爹，而阿Q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奉，他想：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！加以近了几回城，阿Q自然更自高自大，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，譬如三四月间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，未庄叫“长凳”，他也叫“长凳”，城里人却叫“条凳”，他想：这是错的，可笑！油煎大馒头，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，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，他想：这也是错的，可笑！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乡下人呵，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！阿Q“先前阔”，见识高，而且“真能做”，本来几乎是一个“完人”了，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。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，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。这虽然也在他身上，但看阿Q的意，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，因为他讳说“癞”以及一切近于“赖”的音，后来推而广之，“光”也讳，“亮”也讳，再后来，连“灯”“烛”都讳了。一犯讳，不问有心与无心，阿Q便先疤通红的发起怒来，估量了对手，口讷的他便骂，气力小的他便打；然而他自己怎么一回事，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。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，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。谁知道阿Q采用怒目主义之后，未庄的闲人们便愈喜欢玩笑他。一见面，他们便假作吃惊的说：“哈，亮起来了。”阿Q照例的发了怒，他怒目而视了。“原来有保险灯在这里！”他们并不怕。阿Q没有法，只得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：“你还不配……”这时候，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，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；但见他低下了头，便不再往底下说。闲人还不完，只撩他，于是终而至于打。阿Q在形式上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，阿Q站了一刻，心里想，“我总算被儿子打了，现在也该心宽了，后来每每说出口来，所以凡有和阿Q玩笑的人们，几乎全知道

万卷出版公司

典藏
DIAN CANG

013065672

I210.6
24



鲁迅小说集

LUXUN XIAOSHUOJI

鲁迅 / 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2013年·沈阳



北航

C1672689

I210.6
24

572230810

© 鲁迅 201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迅小说集 / 鲁迅著. — 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

2013.8

(典藏 / 吴昊主编)

ISBN 978-7-5470-2523-9

I. ①鲁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鲁迅小说 - 小说集 IV. ①I21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41026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沈阳岩田包装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78mm × 254mm

字数: 340千字

印张: 19

出版时间: 2013年8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张雪娇

封面设计: 范 娇

版式设计: 范 娇

责任校对: 吕志贵

ISBN 978-7-5470-2523-9

定 价: 19.9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

传 真: 024-23284521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腾讯微博: <http://t.qq.com/wjcbgs>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常年法律顾问: 李 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90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速与印务部联系。联系电话: 024-23284452



经典之藏，心灵之旅



读书是一件辛苦的事，读书又是一件愉悦的事。读书是求知的理性选择，同时，读书又是人们内在自发的精神需求。不同的读书者总会有不同的读书体验，但对经典之藏，对精品之选的渴求却永远存在。

传统上，读书是求学的手段，千百年来，人类知识的传承，最重要的总是通过书籍的记载与传述。因为有了书，人类才可以文脉延续，薪火相传。西哲说：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因而，先贤们都把读书当作高尚而庄重的事情，赋予读书神圣、光荣的使命感。故此，韦编三绝、悬梁刺股，以及凿壁、囊萤、映雪等等，就成了刻苦求学的典型，千百年来成为人们效法的楷模。于是，寒门学子挑灯夜读，富家子弟潜心求学，或诚心拜师，或自学成才，诸如此类的事例，就成了激励学子上进求学的传说故事而广泛流传。

书籍除了自身寓含的教化功能外，还能让人感到身心的愉悦和快乐。在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，人们极力去寻找各种承载文明的载体，来填塞文化需求的饥渴。一本残破小书，可以在上百人的手中传递和阅读，看完后仍意犹未尽，不忍释卷。彼时，人们读书如饥似渴，却并无黄金屋、颜如玉一类的功利目的，有的只是内心的精神需求，读书的愉悦与快乐正在于此。仲春季节，读书间隙，推窗而立，鸟语花香扑面而来，内心深处则有禾苗拔节的哔剥之声回响；炎炎夏日，一卷在手，品茗读书，摇扇驱蚊，自然能感受到心灵的清凉和愉悦；秋风瑟瑟，听窗外传来淅淅沥沥的雨声，啜一口酽茶，想起“风声雨声读书声”的名联，便会发出会心的微笑；数九严冬，寒意砭骨，围炉夜读或雪

夜捧卷，书香入腹，情暖人心，又能体验到视通万里、思接千载的悠悠遐思。

无论是求学求知还是寻求精神上的愉悦，读书都是我们的一种心灵之旅，是接受自我内心的召唤和灵魂的导引上路，让自己再次起飞得到新生的力量。变换的风景，奇异的遭遇，萍逢的客人……这一切旅途中可能发生的事件，都会在我们读过的书籍中出现，它们强烈地超出了我们已知的范畴，以一种陌生和挑战的姿态，敦促我们警醒，唤起我们好奇。在我们被琐碎磨损的生命里，张扬起绿色的旗帜；在我们刻板疲惫的生活中，注入新鲜的活力。

正因为读书之益，读书之趣，我们才对书籍本身挑剔起来。试想，灵魂之伴侣如何可以等闲视之呢？一本书的好坏，总会有无数人来品评，既有芸芸众者即兴点评，又有专家学者细心解析，然而，书籍最终的裁定者是历史而不是某一种潮流。随着时光的淘汰，留下来的经典之作渐渐走进更多人的视野，留在人们的案头，成为经典之藏。

“典藏”之作正如伴随我们的益友，多闻、博大、精彩而有趣，这样的益友，需要人们用心地品读，细心地筛选，最终把最好的“朋友”留在自己的身边。我们的“典藏”正是帮助读者挑“益友”的一种尝试，希望能把经典的、有价值的或者有趣的书籍放在读者的案头，让它们像朋友一样陪伴每一位读者走上自己的心灵之旅。

当我们打开书本，走进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，自然能够体验那种君临一切的奇特感觉。此时心如止水，宁静安然，恰如室外无言的星月，美文佳句不期而至时，或击案称绝，或吟哦出声，甘之如饴。愿这“典藏”之作能给我们的心灵留下一块绿荫，助大家在自己的漫漫行旅中搭起一座可供休憩的风雨亭，对抗庞大、芜杂、纷繁的外界侵扰。



鲁迅小说集

前言

鲁迅，原名周樟寿，后改名树人，字豫才。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，1936年10月19日逝世于上海，以笔名“鲁迅”闻名于世。毛泽东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，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。鲁迅先生的作品包括杂文、短篇小说、评论、散文、翻译作品等，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1918年5月15日，鲁迅先生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首次以“鲁迅”为笔名发表了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。随后又陆续发表了《孔乙己》《药》《阿Q正传》等至今仍有大量读者的著名小说。鲁迅说：“我的取材，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，意思是在揭出病苦，引起疗救的注意。”这种表现人生、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，使他描写的主要是一些最普通人的命运。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，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、关心和爱护，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，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、冷漠和冷酷。这样的社会与人际关系让人感到痛心，最令人心痛的是，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，深受生活的折磨，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，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，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的怨愤之气。

本书集结了鲁迅的三部小说集《呐喊》《彷徨》《故事新编》，方便读者了解鲁迅的小说作品，领略经典的魅力。





目 录

呐 喊	001
自 序	003
狂人日记	008
孔乙己	017
药	021
明 天	028
一件小事	033
头发的故事	035
风 波	040
故 乡	047
阿Q正传	055
端午节	085
白 光	091
兔和猫	095
鸭的喜剧	099
社 戏	102
彷徨	109
祝 福	111
在酒楼上	123
幸福的家庭	
——拟许钦文	130
肥 皂	137

长明灯 145

示 众 153

高老夫子 157

孤独者 164

伤 逝

——涓生的手记 180

弟 兄 194

离 婚 202

故事新编 209

序 言 211

补 天 213

奔 月 221

理 水 230

采 薇 243

铸 剑 257

出 关 271

非 攻 279

起 死 288



鲁迅小说集

呐喊

《呐喊》收录鲁迅 1918 年至 1922 年所作小说十四篇。1923 年 8 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，原收十五篇。1924 年 5 月第三次印刷时起，改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。1930 年 1 月第十三次印刷时，由作者抽去其中的《不周山》一篇。

《呐喊》中的作品，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生活，从革命民主主义出发，抱着启蒙主义目的和人道主义精神，揭示了种种社会矛盾，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剖析和否定，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。



自序

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，后来大半忘却了，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。所谓回忆者，虽说可以使人欢欣，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，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，又有什么意味呢，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，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，到现在便成了《呐喊》的来由。

我有四年多，曾经常常，——几乎是每天，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，年纪可是忘却了，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，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，在侮蔑里接了钱，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。回家之后，又须忙别的事了，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，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：冬天的芦根，经霜三年的甘蔗，蟋蟀要原对的，结子的平地木，……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。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。

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，我以为在这途路中，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；我要到N进K学堂^①去了，仿佛是想走异路，逃异地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。我的母亲没有法。办了八元的川资，说是由我的自便；然而伊^②哭了，这正是情理中的事，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，所谓学洋务^①，社会上便以

①到N进K学堂：N指南京，K学堂指江南水师学堂。作者于1898年于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肄业，1899年至1902年于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学习，毕业后，由清政府派赴日本留学，于1904年至1906年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学。

②伊：女性第三人称代词。当时还未使用“她”字。

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，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，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，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。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，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，在这学堂里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^②，算学，地理，历史，绘图和体操。生理学并不教，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《全体新论》和《化学卫生论》之类了。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，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，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，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；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，又知道了日本维新^③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。

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，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。我的梦很美满，预备卒业回来，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，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，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。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的方法，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，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，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，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，而时间还没有到，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，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。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，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，我在这一个讲堂中，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。有一回，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，一个绑在中间，许多站在左右，一样是强壮的体格，而显出麻木的神情。据解说，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，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，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。

这一学年没有完毕，我已经到了东京了，因为从那一回以后，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，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所以我们的第

①学洋务：清末，李鸿章、张之洞等一部分封建官僚推行“自强求富”的“洋务运动”。他们倡导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，一方面顽固地维护封建制度，宣扬封建伦理道德，另一方面又在帝国主义控制下举办一些军事工业和其他工矿企业，并设立相关学堂。这里说的“学洋务”，是指在这类学堂里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知识和军事技术。

②格致：格物致知的简称，格是推究的意思。该词出自《礼记·大学》的“致知在格物，物格而后知至”。清末曾用“格致”这一词统称物理、化学等学科。

③日本维新：指发生于日本明治年间的维新运动。在此以前，日本部分学者大量输入和讲授西方医学，宣传西方科学技术，积极主张革新，这对日本维新运动的兴起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一要著，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，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，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，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。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，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；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，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，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，商量之后，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，名目是取“新的生命”的意思，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，所以只谓之《新生》。

《新生》的出版之期接近了，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，接着又逃走了资本，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。

创始时候既已背时，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，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，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《新生》的结局。

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，是自此以后的事。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；后来想，凡有一人的主张，得了赞和，是促其前进的，得了反对，是促其奋斗的，独有叫喊于生人中，而生人并无反应，既非赞同，也无反对，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，无可措手的了，这是怎样的悲哀呵，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。

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，如大毒蛇，缠住了我的灵魂了。

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，却也并不愤懑，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，看见自己了：就是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。

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，因为这于我太痛苦。

我于是用了种种法，来麻醉自己的灵魂，使我沉入于国民中，使我回到古代去，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，都为我所不愿追怀，甘心使他们的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，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，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。

S会馆^①里有三间屋，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，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，而这屋还没有人住；许多年，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^②。

① S会馆：指设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。原为山阴、会稽两县的会馆，称山会邑馆；1912年山阴、会稽合并为绍兴县，改称绍兴会馆。作者于1912年5月至1919年11月居住在绍兴会馆。

② 钞古碑：作者寓居绍兴会馆时，在教育部任职，常在工作之余搜集研究中国古代的造像和墓志等金石拓本，后辑有《六朝造像目录》和《六朝墓名目录》两种（后者未完成）。

客中少有人来，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，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，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。夏夜，蚊子多了，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，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，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。

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^①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，脱下长衫，对面坐下了，因为怕狗，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。

“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？”有一夜，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，发了研究的质问了。

“没有什么用。”

“那么，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没有什么意思。”

“我想，你可以做点文章……”

我懂得他的意思了，他们正办《新青年》^②，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，我想，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，但是说：

“假如一间铁屋子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，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，不久都要闷死了，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，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，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，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，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？”

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。”

是的，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，然而说到希望，却是不能抹杀的，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，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，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，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，这便是最初的一篇《狂人日记》。从此以后，便一发而不可收，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，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，积久就有了十余篇。

在我自己，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，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，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，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，使他不惮于前驱。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，是可憎或是可笑，那倒是不暇顾及的；但既然是呐喊，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，

①金心异：指钱玄同。1908年钱玄同在日本东京和作者鲁迅一同听章太炎讲文字学。五四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，曾是《新青年》编者之一。1919年3月，复古派文人林纾在上海《新申报》上发表《荆生》的小说，攻击新文化运动。小说中有一个人物名“金心异”，就是影射钱玄同。

②《新青年》：“五四”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。

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，在《药》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，在《明天》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，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。至于自己，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，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。

这样说来，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，也就可想而知了，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，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，无论如何总不能说是一件侥幸的事，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，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，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。

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，而且付印了，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，便称之为《呐喊》。

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，鲁迅记于北京。

本篇曾发表于1933年8月21日北京《晨报·文学旬刊》。

狂人日记

某君昆仲，今隐其名，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；分隔多年，消息渐阙。日前偶闻其一大病；适归故乡，迂道往访，则仅晤一人，言病者其弟也。劳君远道来视，然已早愈，赴某地候补^①矣。因大笑，出示日记二册，谓可见当日病状，不妨献诸旧友。持归阅一过，知所患盖“迫害狂”之类。语颇错杂无伦次，又多荒唐之言；亦不著月日，惟墨色字体不一，知非一时所书。间亦有略具联络者，今撮录一篇，以供医家研究。记中语误，一字不易；惟人名虽皆村人，不为世间所知，无关大体，然亦悉易去。至于书名，则本人愈后所题，不复改也。七年四月二日识。

一

今天晚上，很好的月光。

我不见他，已是三十多年；今天见了，精神分外爽快。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，全是发昏；然而须十分小心。不然，那赵家的狗，何以看我两眼呢？

我怕得有理。

①候补：清代官制，只有官衔而没有实际职务的中下级官员，由吏部抽签分配到某部或某省，听候委用，称为候补。